

文成南田镇九都村是元末明初政治家刘基故里,村里为发展旅游大拆大建,有村民质疑—— “仿古”就得拆掉古民居吗?

▶ “血脉图”断了脉

九都村是南田镇的中心村之一,就在镇政府附近。绕过几幢沿街 的砖瓦房,才能找到隐在村里的古民居。

眼前,有一个约1亩大小的水塘。村民说,这水塘唐朝时就有了,相传是一户谢姓人家住此,就取名谢塘。再往村里走,就是一条石子路。

沿路来到一处四合院,木门台和石门台上,写着“高瞻远瞩”四个大字。走进一看,除了门台和正厅,两边的厢房已不复存在,一边新建成了砖瓦房,一边成了废墟。同行的世界刘基研究会副会长刘日泽,是土生土长的九都村人,他说,这座四合院是南田现存唯一采用吊柱结构修建的古民居。

走出这一四合院,一面外墙上竟有一个硕大的“拆”字。“可能是要让步于新农村建设,这多少让人有些无奈。”刘日泽说,现在这个院子里还有年过7旬的老夫妇住着,要是长久没人住,房子怕是保不住了。

沿着石子路走,又见一处“华阳小筑”。这四个字为蔡元培所题,距今上百年历史,是南田宿儒——

刘基故里,是温州文成县南田镇九都村的一块“金字招牌”。这里有刘基的庙、刘基长子刘璘祠等多处古建筑。可与外村人不同,村里人的关注点,不仅仅是村里的古建筑,还有这里的两条路:一条,是先人走过的石子路,存续数百年,串起小村世代相传的古民居;一条,是新修建的水泥路,沿路两旁正在新建古色古香的仿古建筑。

没落的石子路,与沿路的古民居,几乎被“淹没”在一片破败之中。而水泥路建筑施工如火如荼。一老一新的两条路,在村民们看来,都关乎九都村的明天。

民国松阳、勤县、宜兴知县刘耀东故居,现为其后人刘天健的住所。再往里走,石子路变水泥路,就到了刘基长子刘璘祠,以及刘基庙了。

“这条石子路,几百年来曾是南田古街的中轴线,串起了全村几代刘氏古民居,每一座都充满刘氏家族的基因。”刘日泽说,这种家族式的古民居集群,形成了一张“血脉图”,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不多见的。然而,因为村民建新房等种种原因,这条几百年来贯穿南田古

街的石子路,如今成了“断头路”,且隐于街市,知之者甚少。

▶ 要保护还是新建?

与老村的破败相比,九都村的另一面,是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围绕着刘基庙这一国家重点文保单位,木结构走廊、木质牌坊等一批仿古建筑,都在如火如荼地建设。这些工程,承载着九都村乃至南田镇休闲度假的发展期许。可在村里,村民们对于“拆旧”

与“仿古”,有不同的声音。有村民说,如果以前的老房子保存完好,就不需要建仿古建筑了;如果把一部分建设资金,投入到古民居的修缮与保护当中,古村落可能已经成了一个景点……也有村民说,仿古建筑建成后,肯定会吸引一大批游客,既能盘活现有旅游资源,也能通过吃、住、游给村民带来创收。

其实,长久以来,南田旅游存在着“只看一座庙”的尴尬。按照南田镇正在酝酿的《刘基文化总体策划与产业规划》,该镇将在今后几年围绕“刘基故里”这一金字招牌,通过系列节庆活动,推出刘伯温文化创意产业园、中华智谋文化城(园)、中华太极八卦城、大明风情街、刘伯温智谋商学院等一批特色旅游品牌。由此,新建一批仿古建筑势在必行。

“我觉得能找到一个平衡点,通过规划和资金保障,既能保护古民居,又能实现旅游开发。”刘日泽向记者表达了他的希望。他说,如果凭借“刘基故里”这一金字招牌,再打好古建筑与仿古建筑“两张牌”,九都村与南田镇的旅游业,将更具吸引力。 杨世朋 雷忠义

修缮方案获国家文物局批复

南京『美龄宫』本月起大修

本报讯 (记者梅璎迪)位于南京明孝陵四方城以东小红山上的美龄宫,因不堪“老态龙钟”,即将迎来解放后最大一次修缮。

美龄宫原名小红山官邸,因蒋介石之妻宋美龄来此休息和度假较多,因此被习惯称做美龄宫。其主体建筑为一座三层重檐山式宫殿,顶覆绿色琉璃瓦。整座建筑富丽堂皇,内部装饰奢侈豪华。由于年久失修,美龄宫墙上的彩绘出现褪色剥落,建筑结构混凝土松动,部分地板也已变形腐朽。为此,从去年起中山陵园管理局就开始调研美龄宫修缮方案并上报国家文物局,近期修缮方案得到批复,最快本月就将启动修缮工程。

据了解,修缮工程将首先对建筑结构进行加固,对室内的横梁、混凝土支撑构件等采用粘贴碳素纤维布、粘贴钢板等方法进行加固,基本不改变其外观和风格。同时,美龄宫所有地面木地板及龙骨,将按原样进行重修更换。而绘于上世纪30年代的彩画,此次将作为重点修复内容。修缮工程预计一年左右,修旧如旧最大程度恢复美龄宫的原貌。

本报讯 日前,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青瓷博物馆等机构的20多位专家实地考察浙江龙泉古窑址、观摩考古出土的黑胎青瓷标本,经过充分分析论证认为,我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哥窑”就出在龙泉。

哥窑名列“宋代五大名窑”,窑址却长期不明。最早记载哥窑的文献就指向龙泉。明代《春风堂随笔》中提到,在龙泉疏田有章生一、章生二两兄弟,“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龙泉乡土的社戏表演、庙宇祭祀中,都包含了哥窑传说的元素。20多位专家来到龙泉市小梅镇瓦窑路窑址,去年这里出土了200余片黑胎青瓷标本,成为论证哥窑就在龙泉的关键证据。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在观摩这些标本后说:“它们的烧制时代基本集中在宋代。特征是黑胎、紫口铁足、胎骨厚薄不一;青色釉,深浅不一,开片呈浅白断纹。在年代和特征上都与明清文献所载的哥窑相吻合。”参与论证的专家普遍认同这一结论,并将这批瓷器的窑口定名为“龙泉哥窑”。(曾福泉 郦鸣 潘枫)

吴江办酒乡旅游节

本报讯 “水韵吴江·诗酒桃园”中国吴江第十届酒乡文化旅游节日前在酒乡桃源镇开幕。

吴江酒乡文化旅游节自2003年以来已连续举办10届。如今,仅有7万人口的桃源镇已逐渐发展成为仅次于绍兴的全国第二大黄酒生产基地,拥有“吴宫老酒”、“同里红”等品牌酒20多种。(肖薛)



由上海音乐家协会和江苏如皋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八届长三角地区民族乐团展演日前在长寿之乡如皋市举行。来自长三角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的66支民乐团体两千多名演员参加了展演活动。其中既有专业演员,也有业余爱好者;既有古稀老人,也有众多中小學生。大家以风格各异、形式多样的表演,展示了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

长三角地区民族乐团展演问世8年来,规模一年比一年大,参加者也越来越踊跃,影响力已扩大到海外地区。明年的第九届展演将在五金之都浙江永康举行。图为上海民族乐团二胡演奏家段晓晓和江苏新空间集团民乐团合作演出的《我的祖国》周末 摄影报道

长寿之乡闻丝竹

骑行7800余公里,采集300多座老石桥资料——

八旬翁矢志六载撰写《海宁石桥》

6年来寻访老石桥的故事。

“2006年,我刚学摄影,就有要为老石桥拍照的想法。相比花鸟山水,我觉得老石桥不仅有独特的构造,更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这些东西也越来越少。”袁建华回忆说,当年,他的第一冲动就是为50座老石桥拍下最精美的照片,但当他把想法告知海宁的一位老摄影家时,却引来质疑,“那位老师听后难以置信地对我说,我们海宁还有50座老石桥吗?我说拍拍看。没料想这6年下来,竟拍了300多座!”

外出拍摄是件辛苦差事,对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更是如此。袁建华告诉记者,寻访老石桥的那些日子,他骑着自行车、背着相机,“常常一大早出门,到了下午或晚上才回来,如果回来得早,就在图书馆查资料,完善补充采访内容,时间过得真快,6年飞快地过去,我把能访的老石桥也基本访完了!”

骑坏3辆自行车

据袁建华自己统计,在这6年里,他共骑行7800余公里,踏遍海宁12个镇(街道)的225个行政村(社区),“骑坏3辆自行车,换了3部相机,终于到访这300多座老石桥。在这一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也经历了一些艰辛,遭受过一些误解,但最终收获了快乐!”

“我出门拍摄老石桥,不只是拍几张让自己满意的照片,还会认真测量每一座石桥的尺寸,记录桥上的花纹和文字,向周围群众打听它的历史和传说。”袁建华说,“有时外出会中暑,有时在半路上会被淋成‘落汤鸡’,最难忘的还是拍摄众安桥的情景,当时为了让拍摄角度更完美,我在桥下不小心踩进一个陷阱,半个身子陷进泥里,后来多亏好心人帮忙,要不真没命了!”袁建华说:“刚开始,有人问

我,这么大年纪在图什么?我说我退休工资都用不完,还图什么,不就图个生活乐趣。外出拍桥虽辛苦,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编辑出版《海宁石桥》

记者从海宁市档案部门获悉,在水域发达的海宁,历史上桥梁众多,《海宁州志稿》就选择性地收录了海宁境内258座类型不同的老石桥和木桥;海宁交通局在上世纪90年代修志时曾统计,截至1965年,海宁境内的民间桥梁就有3141座,其中石桥2124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桥大部分已消失。

海宁市档案局有关人士表示,袁建华老人几乎拍摄了所有现存的老石桥,精神可嘉。据悉,海宁市档案局在征得老人同意后,已编辑出版了《海宁石桥》,此书还入选“浙江省百项档案编研精品系列”。

通讯员 陈强 特约记者 陶克强

遍访潮乡老石桥

对潮乡老石桥情有独钟的这位老人叫袁建华,今年81岁,是海宁地稅部门的一名退休干部。记者近日来到袁建华的家中,见到了新出版的《海宁石桥》,并听他介绍了